

梅龍龔彬回憶錄

团结出版社





● 梅昌明 整理



● 团结出版社

梅龍共彬回憶錄

馬萬祺



(京)新登字:1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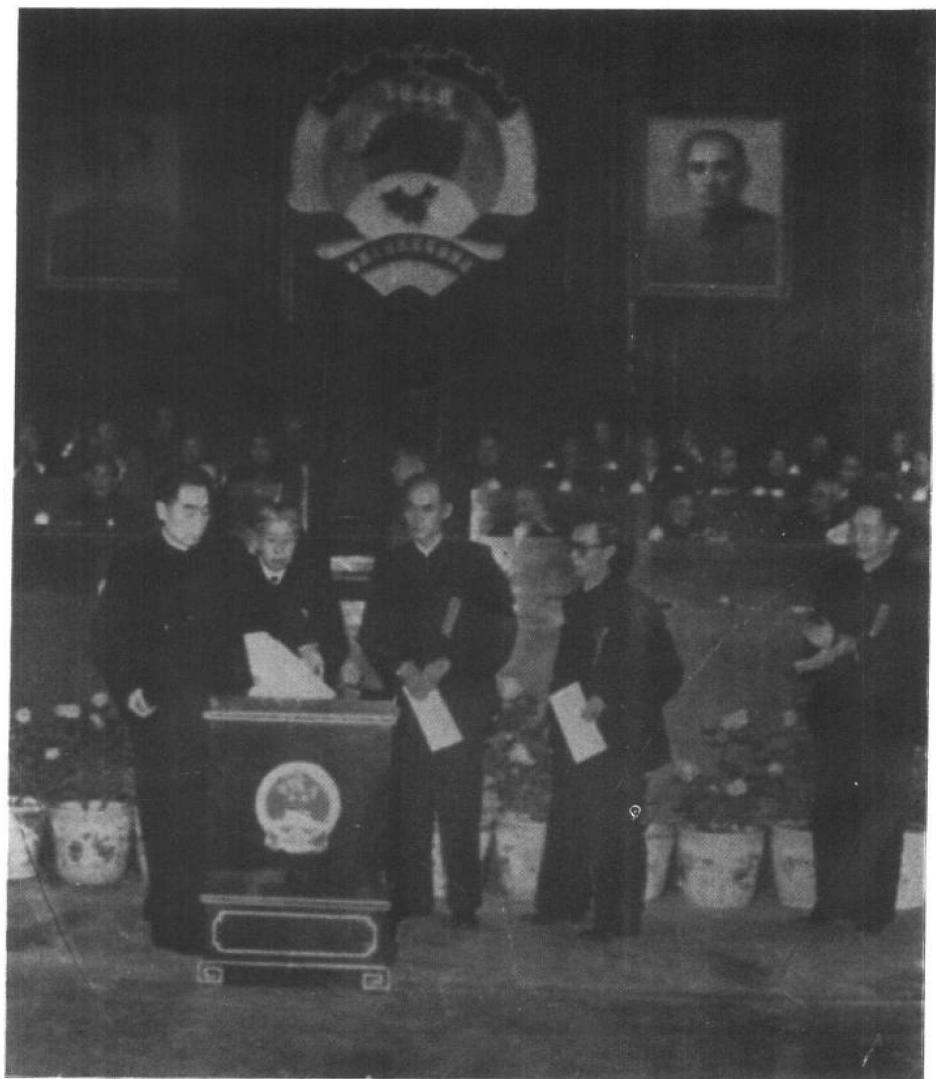
梅 兮 彬 回 忆 录

梅 昌 明 整 理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北京龙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4 年 2 月(大 32 开)第一版
199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90 千字 印张:4.75 插页:2
印数:2000
ISBN7-80061-964-8/K·114
定价:6.80 元 (平)



梅龕彬先生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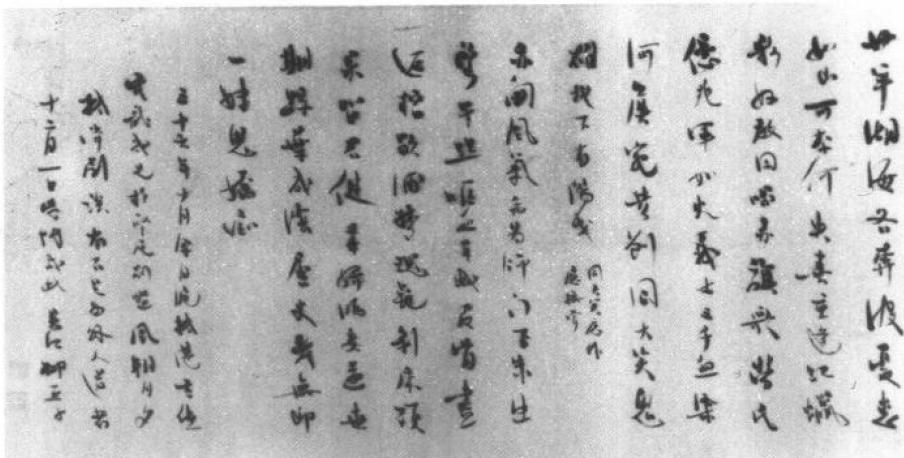
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选举时
周恩来(左一)、许广平(左二)、梅龚彬(右二)正在投票

梅龚彬与龚冰若
夫妇于1953年春
游颐和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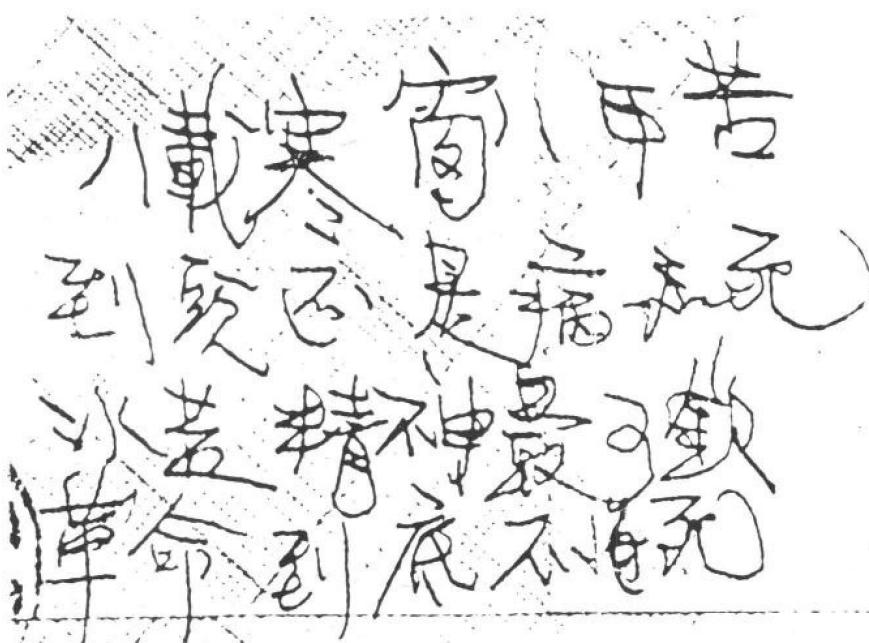


1959年9月龚母
80岁大寿全家照





1947年柳亚子书赠梅龚彬的字幅



1975年5月于江西省宜春县医院病重时写给夫人龚冰若的留言

目 录

写在前面

松柏骄霜梅更艳	马万祺(3)
纪念梅龚彬同志(调寄《风入松》)	马万祺(6)
忆老友梅龚彬先生	
——《两个谈政治的朋友》及其他	胡秋原(7)
忆梅公	方少逸(17)
一日为师 终身为师	张克明(22)
忆梅龚彬与陈铭枢的一段交往	龚冰若(27)
难忘的一天	
——记梅龚彬与蒋光鼐的一段往事	
.....	龚冰若(31)
艰难的岁月	
——记我的父母	梅向明(34)

梅龚彬回忆录 (1917.2 — 1949.9)

一 “五四”和“五卅”的战斗洗礼	(43)
二 大革命时期	(49)
三 南昌起义和浙东暴动	(55)
四 东京铁窗	(63)
五 “灰色”文化人	(73)

六	松沪抗战和福建事变	(78)
七	大同盟	(86)
八	抗战初期	(94)
九	战地党政委员会	(99)
十	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尝试	(103)
十一	坪石教书生涯	(107)
十二	石牌风暴	(112)
十三	民革成立前后	(117)
十四	迎接新中国诞生	(121)

附录

世界政治的回顾与展望	(127)
热河失陷后之远东局势	(135)
柳亚子赠梅龚彬七律二首	(145)
陈叔通赠梅龚彬夫妇七律一首	(146)
梅龚彬在病榻上所作的五律“南冠愤” 及龚冰若的和诗	(147)
后记	(149)

写在前面

松柏骄霜梅更艳

马万祺

梅龚彬同志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博学多才的资深老一辈共产党员。我们相识是在 1947 年，当时他从广州避过国民党的迫害来到澳门，由已故澳门镜湖医院柯麟院长介绍到我家里暂住。在这段时间里，得到他的珍贵教益。他的学识非常丰富，对时事分析精辟入理，使我对当时的形势有较明朗的认识。同时，他的政治主张与柯麟、冯裕芳等见解一致，影响和奠定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龚彬先生和冯裕芳前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洁，平易近人，教人不倦，意志坚强等等。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永远怀念他们。

40 年代中期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忙于部署内战，凡是持不同意见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禁锢，不少民主人士都纷纷从南京和内地来港澳暂避。李济深与不少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在港发起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梅龚彬先生被委为秘书长，帮助李济深先生在港推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发展工作，对当时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和进行内战有

很重要的意义，我不是民革成员，但和民革的主要领导都很熟悉。在港时，经常有接触，而与龚彬先生更是多次会晤。每逢有较大的事项，我们都是抱着同一的观点。那时主要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协商解决国事。在1947、1948、1949几年间，国内各地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美国又积极帮助蒋介石运兵东北以及支持经济供应军备，引得遍地烽烟，战争愈演愈烈，而政治斗争更牵连到各个角落。各个党派、民间组织也逐步卷入这场大搏斗之中。龚彬先生作为民革秘书长，在长期的各项工作都表现出坚定不移地站在国家统一、人民幸福的立场，与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以及爱国人士一道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他在每个关键时刻的言论行动都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就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美国还有人准备支持中国的第三势力在长江以南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并派出说客拟邀请在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出面牵头组织，以取代蒋介石的位置，实现上述计划。如果这些阴谋得逞，就会造成国土分裂、内战延长的局面。梅龚彬先生作为民革秘书长，在协助李济深先生坚决粉碎这一分裂阴谋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解放后，我的儿子在北京工作时经常得到龚彬先生的关怀和教导，使其学识和思想都有很大的提高。而龚彬先生的三位儿子和两位女儿亦长大成才，多数在教育事业单位上工作，担当着重要的职责，这是梅龚彬先生和夫人龚冰若女士平日的身教言教熏陶所至。犹忆文革初期，他的最

小的孩子作为红卫兵代表到了广州，在穗与周总理开会，那时适逢我也在广州。龚彬先生在京还以电话敦嘱他的儿子在广州要好好听取我的意见，不可过于冲动。我当时亦很诚恳和他的儿子以及从京来的部分代表谈话，希望他们不要冲军区，和总理谈话不要偏激，特别要照顾总理的健康。幸好他的儿子及其友辈都较能接受我的意见。不过，这段时间的确也非常复杂，我们所看到的也不全面，因而只能希望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尤其是对总理的爱护和避免红卫兵与部队的矛盾。而“文革”后期龚彬先生亦遭波连，深深引为憾事。

对梅龚彬先生这位博学资深，为中国革命事业、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了毕生精力的人，今天国家和人民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为纪念梅龚彬先生，谨填了一首《风入松》，以资纪念。

纪念梅龚彬同志

调寄《风入松》

梅花雨过尚留香，高洁自难忘。真诚敬重如师友，最堪夸道德文章。有幸忘年知己，同舟共济相匡。

世间恩怨怎衡量？人事几沧桑。长江后浪推前浪，看今朝国泰民康。宿愿功成何憾，神州续步弘扬。

马万祺

一九九二年 壬申

忆老友梅龚彬先生

——《两个谈政治的朋友》及其他

胡秋原

龚品娟夫人嘱我写一篇回忆梅龚彬先生的文章。其实，33年前，我50岁时，在我的自传中就有很长的一节说到龚彬兄，题为《两个谈政治的朋友》。另外一人，是王礼锡兄。我介绍两人相识，他们后来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我现在将该节转录于下，再简记若干后事于后。

两个谈政治的朋友

我自离开武大，以及东渡以来，所认识的朋友多半是在武汉相识的。此外，大都是在学校中、在旅馆中很自然相识的。我虽然愿意认识新的朋友，但不曾有意去交一个新朋友。到19年（指民国19年，即公元1930年。以下有类似情况不另注。编者）冬天，因为比较闲空，渐事交游，但大抵是同乡同学范围。当时在留日学生中，稍有政治的结合。有国民党与青年党；也听说某某是左派，或亲日派。在早稻田大学中国学生集会中亦偶见斗争之事，这大抵在国民党与青

年党之间。间或有人接近我，但所谈大抵过于现实，不足引起我的兴趣。

这时开始遇到一位谈政治的朋友，此即同乡梅龚彬兄。他本为东亚同文学生，日语极好。北伐以后参加政治部，又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或部长。不待说，他早是一“跨党分子”。在我到日本三个月以后，他负了国际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来到日本。（按：佐野学再建日共后，他本人常来往我国、上海、日本之间。国内以锅山贞亲为中心。理论家则为福本和夫，一个留德的激进共产党。一时在日本左派之间，有山川主义福本主义之争。1927年，共产国际提出纲领，批评两者为左右偏差，并希望山川赴俄，山川拒绝。再建的日共经一再检举，重要人物大多被捕。18年6月，佐野学在上海被捕，日本共产党不知。梅兄便受命至日，传达这一消息乃至新的“任务”。）他一上岸即被日警逮捕下狱。至19年冬季释放，住在一个日本东亚学术机关中。旋由同乡邓照藜君介绍相识。我和他谈到我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的主张，本来非常简单，即：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可以调和，而且应该合作。自由主义应该采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同时马克思主义亦必须不背自由主义原则。否则，即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但这看法是学术上的，并不一定要应用到政治上去。

日本社会问题

我有文学、历史、哲学可研究，用不着谈政治。但一个做